太平天國的「文字獄」

戴永夏

文史叢譚

「文字獄」是封建統治者爲迫害知識分子而設置的冤獄，歷朝都有，而清代尤爲慘烈。到十九世紀中期，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本是以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新制度爲己任的，它曾被馬克思說成是一世界上第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政權」。但由於農民起義本身的局限性和洪氏統治集團存在濃厚的封建帝王思想，因而也不可避免地「穿新鞋，走老路」，仍襲用許多清朝的舊制度。例如，太平天國諸王本來對科舉制度深惡痛絕。但當他們攻克武昌後，見許多農、工、商民衆都歸順了太平軍，而一些知識分子卻不肯歸順。於是，他們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於太平三年（一八五三）又恢復了科舉考試。與此相關，清初盛行的「文字獄」在太平天國也得以恢復。其殘酷程度，並不亞於清代。這樣的例子，史書上並不鮮見。

有一年科考，實權在握的東王楊秀清出了一道詩歌題目爲「四海之內皆東土」，這題目明顯包含着他的勃勃野心。有一個叫鄭之僑的書生便在試卷上寫了一首詩，詩的起句就說：「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楊秀清聞之大怒，當即把他拉出去「支解之」。還有個叫夏宗銑的考生，也因在他的試卷中發現有「怨言」而遭肢體分裂的酷刑。

江寧有一姓陳的考生參加科考，試卷中有一些諷刺的話，主考官看後要治他的罪。天王洪秀全聽說這人很有才華，就命令他做一幅楹聯匾額。這個考生便在匾上寫了「尖卡斌傀」四個字，對聯寫的是「一統江山百零五里，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匾額上的四字是諷刺太平天國的官員「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文不武，不人不鬼」，一句話，不是東西；對聯的意思是嘲笑太平天國的疆域很小，洪秀全所控制的不過是幾個省的若干城鎮；而滿朝文武層次低下，三教九流什麼都有，只要行賄什麼人都能當官。洪秀全當然一眼就看出對聯的意思，於是一怒之下，將這考生用五馬分屍的酷刑處死。這種「文字獄」，有時也用於統治集團內部。安徽有一個叫程邦鎬的貢生，投考太平軍後做了丞相。有一年中秋節，他自撰了一聯貼在門上：「明中秋月暗，暗中秋月明，好教我不明不暗」。下面註道：「如能對上此聯者，定有重賞。」因爲太平天國改用新曆後，將農曆八月三十定位中秋節，這新中秋節晚上見不到月亮，所以他的對聯是「實話實說」。第二天，有人便在他的門上貼出了下聯：「長頭髮曰長，短頭髮曰短，試問你誰短誰長。」這件事被東王楊秀清知道了，硬說這對聯很「反動」，是暗指太平天國的日子長不了，非要把他們投到大獄去不可。後經多方說情，程等才免遭大難。

以上事例足以說明，太平天國「文字獄」的厲害。同時也說明，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不改變，與之相適應的一切舊制度都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

「豹翁」蘇守潔

許定銘

醉書亭

「豹翁」原名蘇偉明，號守潔，廣東南海人，執筆爲文辛辣且不畏強權，自覺似「豹子頭」，且年事已高，故署筆名「豹翁」。豹翁一九三〇年代初在香港的小報《探海燈》及《工商晚報》寫政論及淺易文言小說，風格與當時文人大異而受歡迎。當年《工商日報》的副總編輯胡秩五，在《黃鶴樓感舊記》（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三六）的《發刊趣旨》中說，豹翁是一九三一年春開始在《工商》寫小說的，第一部作品爲《嗚呼戀愛》。而這部七萬多字的《黃鶴樓感舊記》，據說是豹翁的初戀史。正因爲戀人采蘩之逝，豹翁才會哀慟偏激，終日自困醉鄉。

至豹翁之生卒年，《五年前之空箱女屍案》自敘中，有「十六歲輟讀書，接世二十年」之語；《黃鶴樓感舊記》末頁有「今予年將四十」，而此兩文均寫於辛未（一九三一）推斷，豹翁約生於一八九五年，而卒於一九三五年。因以上所述兩書，均爲他失蹤後一年所出。豹翁一九三五年人間蒸發，一說因他得罪廣州高官，被誘北上捆綁巨石而沉於白鵝潭；一說他收了廣州公安局長何犖酬金一千二百元爲他「捉刀」，卻不肯交稿，最後被誘捕入獄，殺於獄中。及何犖失勢後，由同獄的番禺民團長伍慶期指示獄中埋屍處掘出屍首。生前友好在追悼會上，以水滸回目爲聯挽之曰「赤髮鬼醉臥靈官殿；豹子頭誤入白虎堂」了其一生。

銷量超過羅琳的女作家

管樂

燈下集

如果你不鍾情歷史言情小說，你可能就不知道喬吉特・海爾（Georgette Heyer）這個人。她是誰？她可是在具有十五年歷史的Abe舊書網的十大暢銷書作者。

Abe舊書網目前交易的書目數量已達到一億，在五十七個國家擁有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個圖書供應商。在二〇〇八年八月一日，Abe被亞馬遜書店收購。Abe以出售二手書、限量版甚至絕版書爲主。喬吉特・海爾在Abe的排名僅次於英國文學大師莎士比亞、以《納尼亞傳奇》爲代表作的英國兒童文學家C・S・路易斯、英國女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美國暢銷小說家史蒂芬・金。值得一提的是，《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查爾斯・狄更斯和美國驚悚推理小說家詹姆斯・帕特森都被喬吉特・海爾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喬吉特・海爾創作的小說在Abe所以能夠熱賣，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她深受鍾愛言情小說讀者的追捧，二是她的大部分小說都已絕版，導致她的大批粉絲湧到二手書店購買。海爾一九〇二年出生在倫敦附近的溫布爾頓，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年長的一個。十七歲時，她的弟弟鮑里斯得了血友病、身體非常虛弱，海爾爲了鼓勵他、開始創作一系列故事，這就是第一部小說《黑蛾》（Black Moth）的由來。該書於一九二一年出版，講述的是一名年輕人因兄長出老千背受黑鍋，隨後經歷的一系列冒險。海爾的傳記作家簡・艾肯・霍奇回憶說，這部小說包含的許多因素在她後來的小說中都逐漸成爲一種標準元素，如憂鬱的男主角、岌岌可危的婚姻關係、揮霍無度的妻子以及整天無所事事的紈絝子弟。

一九二六年，她最爲出名的小說《愛與恨的抉擇》（These Old Shades，原名《這些古老的風俗畫》）出版。跟第一部小說不同的是，這部小說更側重於個人情感。由於出版時間正逢英國大罷工，結果沒有得到任何報道、評論甚至宣傳。儘管缺乏宣傳，但這部小說仍獲得了十九萬的銷量。這也使得海爾在後來的生活中一直拒絕宣傳她的作品，即便她的出版商三番五次地要求她接受媒體採訪，她也無動於衷。她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讓雜誌來拍照，這種宣傳方式讓我感到很噁心也很沒必要。我的私人生活只有我和我的家人。」

海爾一九二五年嫁給了煤礦工程師魯吉耶。由於工作的關係，她跟着丈夫在坦噶尼喀和馬其頓生活了幾年。在這期間，海爾創作了《參加化妝舞會的人們》、《非洲角獸》等小說。

海爾的早期小說多注重浪漫愛情，後來的評論家認爲她開啓了攝政浪漫文學先河。正因如此，後來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模倣海爾的這種寫法。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模仿者反而增加了海爾的影響力。

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攝政時期的紈絝子弟》便是海爾第一部以英國攝政時期爲背景的小說。她的早期愛情小說多側重描寫集財富權勢於一身的上流階級，很少會提及貧窮、宗教或是政治。

海爾的這種浪漫感來自於以寫歐洲古典式言情小說著稱的簡・奧斯汀。不同的是，後者的小說以自己生活的當下爲背景，而海爾則將故事時間推到一百多年前，正因爲這樣，她不得不研究當時的生活細節以便讀者理解。海爾的這種「錙銖必較」精神在書評家中引發了兩派觀點：莉蓮・羅賓遜認爲「海爾對細節的熱衷毫無意義」，而當今英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拜・厄特卻認爲海爾對「當時背景的刻意關注是她小說最大的財富」。

爲了讓小說盡可能地準確，海爾經常會翻閱參考書並查找相關歷史資料。在去世時，她一共擁有超過一千本歷史參考書，其中包括德布雷特氏貴族明鑒以及一本一八〇八年版的上議院詞典。除此之外，海爾的圖書室裡還收藏了各個時期的鼻煙盒、標語以及服飾。她還將雜誌上的一些描述剪下來，並將有趣的單詞、現象製作成卡片進而分類，譬如有顏色類、女裝類、美顏類、商舖類、食物與餐具類、地址類等。海爾甚至還購買了威靈頓公爵的親筆信，以使自己能準確地模仿公爵的寫作風格，因此小說《可恥的軍隊》中但凡涉及到公爵的內容都是有據可依的。

一九三一年海爾出版了第一部歷史小說《征服者》，這也是她衆多歷史小說中最廣爲人知的一部。之後她的寫作重心突然從原來的言情小說轉變到驚悚小說。《黑暗中的腳步》便是她寫作風格轉型後的第一部驚悚小說。當時正值海爾唯一的孩子理查德出生，因此她將這部小說視作「最值得關注的作品」。評論家南希・溫蓋特說海爾的驚悚小說之所以出名是因爲「故事中透露出的睿智、詼諧以及很好的情節設置」。要知道，當時轉寫驚悚小說的海爾面對的強勁對手可是推理小說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推理小說大師多蘿西・L・賽塞耶斯。前者的代表作除了《東方快車謀殺案》，還有《尼羅河謀殺案》，而後者則以「貴族神探彼得・溫西勛爵探案系列」聞名。

數以百萬計的讀者能夠從海爾的言情小說中暫時忘卻現實的殘酷，所以這些小說在大蕭條和二戰期間的銷量很可觀。然而，海爾的晚年卻爲金錢以及稅務糾紛所左右。她不停地變換出版商，出售最暢銷的小說版權以換得微薄的薪俸，不得不寫書評，並將創作的故事賣給期刊。海爾的驚悚小說初版，由於當年的印刷數量不多，如今價格已高達四位數。Abe出售的海爾最貴的小說是《股票交易所內的死亡》，它的初版賣出了二千四百美元的高價。

喬吉特・海爾（Georgette Heyer）

英國女作家喬吉特・海爾的簽名

電子帳單走進內地百姓家

行平

繽紛華夏

低碳之風如今席捲全球，這股風潮也吹到了中國各大城市。日常生活中人們總要接收各類帳單，傳統的紙質帳單與環保「格格不入」，而作爲低碳環保的代表，電子帳單正逐漸走進內地城市人的生活。

電子帳單，指與消費者發生對帳行爲的部門或單位，以發送電子郵件等電子方式，向消費者提供的帳目發生詳情單。作爲紙質帳單的替代品，電子帳單可以有效降低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消耗，同時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有人曾做過調查，以內地大城市上海爲例，一戶家庭一個月平均收到各類帳單五點五張，上海擁有約八百萬戶家庭，整個城市一年就要耗費超過五億張紙質帳單，這需要二千五百畝十年生的樹作爲原料；每張紙質帳單從開帳到投遞成本約一元，即在使用紙質帳單方面，上海一年花費就逾五億元。

對於用戶來說，電子帳單也是好處多多。上海的阿寶是電子帳單的「忠實粉絲」，此前銀行爲普及電子帳單，推出了相關的優惠活動，阿寶抱着嘗試的心態將銀行卡的紙質帳單換成了電子帳單。阿寶說，使用電子帳單後，能夠直接從電子郵箱上查看帳單資訊，不必像以前那樣苦等帳單，不必擔心收不到帳單而耽誤還款和繳費。

小林是廣州某大學財務處的一名財務人員，以前每到開學前學生繳納學費期間，他就要「疲於奔命」，白天要跑到銀行排長龍對帳，晚上還要加班統計學生繳費情況。一次偶然的機會，小林在朋友的提醒下開通了銀行的電子帳單服務，現在小林只要安坐辦公室，便可即時了解學生的繳費情況，不用排隊也不用加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紙質帳單上通常都記錄着用戶的重要資訊，因此不能隨意丟棄。佛山市民章先生每個月都會收到許多紙質帳單，他每過一段時間就要清理一次，把沒用的帳單用一個大袋子帶到公司用碎紙機銷毀。在這方面，電子帳單也優勢盡顯，對沒用的電子帳單，用戶只需點擊滑鼠就可以輕鬆刪除。

然而，電子帳單在推廣過程中也遇到一些難題。不少用戶，尤其是中老年用戶，對電子帳單不論在技術上還是心理上都很不適應。

內地不少企業和機構爲了推廣電子帳單，紛紛推出獎勵措施。如某基金公司就曾發微博稱，只要在限定日期前取消紙質帳單訂閱電子帳單，就有機會拿到平板電腦作爲獎品；重慶有銀行推出積分獎勵，在限定期限內開通電子帳單並取消紙質帳單的信用卡客戶，可以獲得積分獎勵，積分可用於兌換禮品；上海電信也計劃推出各種積分和禮品鼓勵活動，以刺激用戶選用電子帳單。如今，電子帳單在內地得到了較好的普及和發展。中國移動截至今年七月，累計投遞話費電子帳單十六點二億封，已累計節約紙張三十億張；南京市爲市區一百六十萬參加社保的職工和靈活就業人員推出電子帳單服務；內蒙古地區也已有約三百萬移動手機用戶棄用紙質帳單，改收電子帳單。

廣州波羅廟

楊光治

天南地北

廟中的碑刻更有吸引力。

據清人翁方綱的《粵東金石英略》記述，廟內有唐至清代石碑共六十八塊，曾被譽爲「南方碑林」。可是現在只有四十五塊，但令人流連。

最有價值的是立於唐朝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年），由大文學家韓愈撰文、陳諫書寫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碑文記述了時任廣州刺史孔戡祭祀神廟的情況，對研究唐代祭海之俗有重要參考價值。日本學者松浦章指出，有關航海技術的「海事」一詞，最早見於此碑。刻於北宋開寶六年（九七三年）的《大宋新修廣利王廟之碑》也十分珍貴。它記載了古代南洋一帶從海路經廣州至中原的交通狀況，證明了南海神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廟裡還有多塊皇帝派官員來刻豎的石碑，內容大多是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類。其中最奪目的是清朝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年），由康熙親筆書寫的「萬里波澄」碑。它的字體端莊而自然，筆畫勻稱、舒張得體，這位滿族皇帝的漢字書法水平頗高。此外還有關於宣告登基即帝位的碑刻，如明朝的成化元年碑、正德元年碑、弘治元年碑；曾一度下台的明英宗重坐龍椅後也在廟裡立碑。皇帝之所以如此，除了希望獲得南海神護佑之外，是否還希望通過光臨此廟的外國人將自己當皇帝的信息傳到海外以便揚威？更有趣的是，明朝嘉靖皇帝竟遣官到廟向南海神祈求子嗣，五年後果然喜得皇子，於是就遣官前來立碑致謝。南海神的「威力」大乎哉！

廟院內有一座高十來米的小山崗，名叫「章丘」。這一帶地方古稱扶胥，古代清早登上章丘，可以欣賞到太陽從廟前波濤浩渺的黃木灣升起的壯景，因此「扶胥浴日」成了宋、元時代「羊城八景」之一。章丘上有一塊蘇東坡的詩碑，歷來被文人雅士們津津樂道。它是北宋紹聖初年（一〇九四年），蘇東坡被貶惠州途經廣州時，登崗而作的：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陽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清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人行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如今，河面已窄了許多，而且因爲橫踞岸邊的一座發電廠的遮擋，章丘已失去登覽意義。這首七律在宋詩中不算上乘，但展現了古代的一些景觀，所以也有價值。今年筆者照例登崗時，一位年輕朋友問：「蘇軾是被貶的罪人，爲什麼還可以遊山玩水、吟詩賦詞？」當時崗上共六、七人，其中有專家學者，但沒有人回答。

波羅廟還有很可貴的活文物，那就是廣州樹齡最長、已有四百年左右的三株紅棉，至今每到廟誕依然燦爛開放，藍天白雲映襯着朵朵欲燃的鮮紅，十分壯觀。明末清初大學者、詩人屈大均曾寫過《南海神祠古木棉花》詩：「十丈珊瑚是木棉，花開紅比朝霞鮮。天南權樹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憐……」與他同時代的著名嶺南詩人陳恭尹也寫了《南海神廟與木棉歌》，歌唱它的花朵「髭須盡比玄黃血，不爾花紅何太烈！」當代將此樹美稱爲「英雄樹」，還將它定爲廣州市花，是有原因的。（下）

客家油炸糕

賴晨

飲食男女

客家兒歌云：油炸糕，膨膨起，冇銅錢，喉（饞）得死。油炸糕是客家傳統小吃，歷史悠久，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它流行廣泛，但是不同的地方名稱不盡相同。在贛南、粵東以及閩西多數地方叫做油炸糕，而長汀人則叫它燈盞糕。

製作油炸糕的主料是大米和黃豆。新出的黃豆、白米，按三七開的比例搭配，在清澈的泉水裡浸泡若干時辰，篾籮內淘洗乾淨，在石磨上少加慢添，一輪磨上流瓊液，奶黃色的「瓊液」流入木盆內即爲「米漿」。將蒜薹切片，撕成條狀，投入「米豆漿」內，添加適量鹽巴、霉豆腐渣粉，攪拌均勻，「主料」就備好了；再選適量精豬肉（瘦肉）或嫩牛肉——以後臀肉爲佳，剁成肉醬備用。待油鍋燒至七、八成熱後，把「主料」舀入燈盞勺（它通體黝黑，鏟把彎如上弦月般，連着一塊圓圓的、平平的黑鐵板），攤成碗口大小，三四分厚，再挖一小撮肉醬塗面，連勺投入油鍋內炸，時間久短，全憑經驗，糕受熱後便自動脫離鐵勺浮在油面上，將它們翻個個兒，兩面都炸至金黃，恰如一鍋菊花開，煞是好看。由於糕質帶豆漿，所以在油炸的過程中，豆漿迅速發酵，糕會充氣慢慢膨脹起來，形成中空外圓的小球狀——恰似兩片清油燈盞胎合在一起，燈盞糕的名字據說就是這樣來的。

等到糕呈金黃色，便可起鍋，撈起置於過濾網上，瀝乾油。趁熱咬一口，餡裡的菜香、肉香渾然一體，油而不膩，香氣撲鼻，直沁心脾，眞是獨具風味、膾炙人口。相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傳教士詹嘉德牧師，來閩西長汀傳教，在教徒周某家中吃燈盞糕時，大惑不解，反覆幼稚地詢問：「這個點心的兩塊是怎樣黏合的？」至今被當地民衆傳爲笑談。

初冬清晨，在客家地區墟市，便會傳來「油炸糕——哎——油炸糕」的叫賣聲，鏗鏘有力，咬字清晰，「哎」這個詞拖得很長，很長，餘音裊裊的叫賣聲漸行漸遠。隨着飄來濃郁的清香，那就是油炸糕散發出來的誘人香味。買上兩個油炸糕，配一碗熱茶或熱湯，頓覺渾身舒適，精神爽快。

也有街頭小販，在路邊支起煤爐油鍋，幾張小桌，幾條小櫈，就現炸現賣地開張了。小販穩穩地將裹着翠綠蔥花的漿放進熱油內，一趟一趟，一陣陣「吡啦啦」的脆響，白漿瞬間脹成了個個小圓餅般大的燈盞糕，圓圓地、黃黃地、鼓鼓地漂浮在油面上，小販老道地將它們翻個個兒，待兩面都變成金黃色，再不慌不忙地用竹筷夾起，疊放在過濾網裡，待油濾盡，擱在篾籃中，簡單的勞動，美妙的享受。煙氣騰騰，油香四溢，空氣中氤氳着誘人的香味。小攤前圍滿了各色人，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不過還是小辮子居多，金燦燦的外皮，一聞一看之間，那口水已不自覺地流滿了嘴巴，情不自禁湊上去，買幾個，一路漫步，一路品嘗香味，純正的家鄉味令人齒頰留香，回味良久。

小鎮歷史博物館

馮進

域外漫筆

居住小鎮，倏忽十年，卻從沒光顧過本地的歷史博物館。本周日特地抽時間前往參觀，也算亡羊補牢，爲時未晚吧。說起來，這還是因爲有個學生暑假在此實習，曾經向我再三推薦，所以我才起意。博物館離學校就一條街。慢慢走去，片刻之間就見到了維多利亞式的兩層小樓一棟，外面漆成淺綠色，配上深綠的窗欞，在夏日裡很有幾分清涼之氣。

剛進門，就有一位七十多歲的白人老太太殷勤地迎出來，我知道，她是小鎮的義工，免費爲參觀者解說答疑。聽說我第一次來，她自告奮勇地要帶我四處轉一下，馬上進辦公室拿了一份材料和她的老花鏡。她還告訴我說，最近幾周博物館在舉辦一個歷年婚紗的展覽，推薦我特別關注。

我邊走邊看，老太太一邊也介紹博物館的歷史。原來，小鎮的歷史博物館起初設在鎮中心一個藥店的樓上，後來毀於大火。現在的這個館址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才買下的，原來是住家。小樓初建於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花了八千美金，當時已經是豪宅，因爲一般住家只要花八百大洋修建就很舒適了。原主是一對無子無女的老夫妻，所以死後就把房子傳給了一直照料他們的護士兼管家。管家一直在此住到過世。目前，房子裡除了原來的壁爐、某些燈具和樓梯等木工活，所有物件都是別人捐贈的展品。

樓下有兩個客廳，一個餐廳，一個廚房和一個儲藏室。一眼看去，每個房間的物件都堆放得滿滿當當的。老太太也慨嘆地方太小，展品太多，施展不開。我感興趣的是展品透露的日常生活的小細節。比方說，餐廳裡除了現代常見的餐桌、餐具、瓷器櫃之外，還有幾樣便民小物件。一個是捕蠅器，一個玻璃做的拱形罩，下面可以放上誘捕的蜜糖，頂端有個小推門，蒼蠅一頭撞入就難逃法網了。另外，餐具櫃邊上還有個一米高的鏤空方柱，四面用鐵絲護緊，頂部是大理石的四方桌面，這是一個保暖的小桌。方柱底部是熱水釘，熱氣上升到大理石桌面，就可以保證菜餚的熱乎了。廚房裡的洗碗機、冰箱、烤箱看着古舊，卻也合用。還有一個號稱「無火爐」的物件，其實是個兩個眼子的老式慢鍋。夏天不想做飯時，可以在底部墊上一塊加熱過的石頭，把要做的湯菜燉上、蓋好，到時就可以食用了。

二樓有三四個房間，包括管家的卧室，女傭的儲藏室和卧室，主卧室，客人卧室，浴室，和一個書房（目前展覽各種玩具）。有意思的是，在主人卧室外邊還有一小間，三面開窗通風，大熱無空調的日子，可以作爲夏季的居處。卧室裡也有不少好玩的東西，比方說當時用來量體裁衣的金屬框架，先在女子身上調整、定尺寸，然後按照這個模型做衣服。還有女人用來捲髮的牛皮，用來燙髮的棍子，和固定帽子的長簪子。

最吸引我眼球的是樓上展覽的「髮織」。這是十九世紀中期流行於美國的一種手工藝，用人的頭髮編織成表鏈、手鏈、項鏈等裝飾品或者做成各種圖形，作爲友誼、愛情、親情的象徵。編織者收集各種顏色的頭髮，然後在鐵絲模型上編織，完工以後固定在白紙上，再用玻璃畫框保護好。頭髮的來源如果不是親朋好友間的互贈，就是逝者的遺物。牆上展覽的就有花朵、心形、花圈等各種形狀的髮織工藝品，製作精細，情誼深長，令人嘆爲觀止。相比之下，展覽的婚紗雖然顏色、布料和式樣各異，在我看來也平常。

博物館內容豐富，物件繁多，不是一次就能看完的。我在裡面逛了一個半小時，還覺得意猶未盡。正巧，我那個實習的學生也帶着她從紐約來的母親來參觀博物館。耳邊聽到她母親一陣陣的驚嘆。看來不是我眼孔淺，美國大都市來的人也覺得小鎮博物館麻雀雖小，奧妙無窮呢。